

紫柏大师与云栖大师

◎戴继诚



在晚明佛教四大师中,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基本活动于晚明万历年间,故又有“万历三大师”之称。三位高僧虽然都致力于重振佛法,再塑辉煌,但因为性情不同,宗旨有异,在弘法做略与修持手段上呈显著差异。曾弘《憨山大师口筏引》也说:“云栖以低眉作佛事,师(指憨山德清)与紫柏以努目作佛事。”^[1]“低眉”即慈眉善目,和风细雨;“努目”即怒目金刚,暴风骤雨。随云栖净修的居士学者虞淳熙也有“紫柏猛士,莲池慈姥,憨山大侠耳”的形象说法。^[2]

万历三位大师都是晚明丛林中的“大佬”,又都从东南(云栖于杭州出家、紫柏于苏州出家、憨山于南京出家)起脚,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紫柏与憨山情同手足,往来不辍,但他却终身未与云栖谋面。二人著作中,除《紫柏尊者全集》一篇法语偶然提及云栖外,均无对方的明确信息。

—

紫柏被视作晚明社会的两大“教主”之一^[3],戒行精严,行侠仗义,以弘法利生为务。他秉性刚烈,威猛不羁,“受性豪放,习亦粗戆,一言不合,不觉毗裂火迸。”^[4]天生一副钢筋铁骨,豪雄气质。憨山《达观大师塔铭》(以下简称《塔铭》)也说他“髫年性雄猛,慷慨激

烈,貌伟不群,弱不好弄。……尝有诗曰:屠狗雄心未易消。”^[5]万历中后期,朝政废弛,世风日下,紫柏大师出世不忘救世,他既对教内腐败之风痛加贬斥,更对天灾人祸,民怨沸腾满怀忧虑。由于生性耿直,倘遇不平之事,必然怒形于色,拔刀相助,“屠狗”雄心终身不减。

紫柏个性鲜明,敢做敢当,其出家即极富戏剧性。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17岁的紫柏辞别父母,准备立功扬名于塞上。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改变了他的命运。憨山《塔铭》云:

年十七,方仗剑远游塞上,行至苏州阊门,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觉,相顾盼。觉壮其貌,知少年不群,心异之,因以伞蔽之,遂同归寺。具晚飧,欢甚相得。闻僧夜诵八十八佛名,师心大快悦。侵晨,入觉室曰:“吾两人有大宝,何以污在此中耶?”即解腰缠十余金授觉,令设斋,请薙发,遂礼觉为师。^[6]

紫柏卓尔不群的外貌引起明觉注意,遂施之一伞,以避风雨,而这一偶然之机触发了紫柏的佛缘,他精忠报国、立功垂世的经世情怀瞬间转化为皈依佛门、振兴祖业的一片赤诚。

出家后,紫柏即严持戒律,当他看到某些僧人饮酒茹荤,不守戒条时,怒斥道:“出家儿如此,可杀也,

时僧甚惮之”^[7]。紫柏虽身披袈裟,却满怀忠义之情。一次,在读《长沙志》时,见守将李芾不愿城陷为贼人所获,授部将刀剑斩全家,部将恸哭奉命,李芾也自杀殉国。“师至此,泪直迸洒。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师呵曰:‘当推堕汝于崖下’!”

紫柏大师是晚明佛教振兴运动中的实干家。在教内,他发起兴复寺院十五所,主持筹划了规模巨大的《嘉兴藏》刻印,其间虽饱经磨难,终得圆满。万历二十三年(1595),憨山遭人陷害,系于囹圄,紫柏闻知,奔走呼号,为之伸冤。在教外,眼见矿税政策祸国殃民,他心急如焚。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南康太守吴宝秀因抵制矿监被抓,紫柏不顾个人安危,北上京师,救助这位素昧平生的官吏。在京期间,有鉴于法道凋零,政道晦暗,他发出了“平生三大负”的呐喊:“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紫柏所为,深为某些权贵嫉恨。万历三十一年(1603),后者借“妖书事件”嫁祸紫柏,逮下狱讯。紫柏性情刚烈,不愿瓦全,叹息道:“世法如此,久住何为。”^[8]于同年十二月十七日示寂狱中。

与紫柏奔雷闪电作风迥异,云栖家世儒业,幼读经书,“年十七,补邑庠,试屡冠诸生,以学行重一时。”^[9]温润如玉,谦谦君子。他虽有出尘之志,却因养亲尽孝而不能遂愿。父母离世后,他始抛铅槊而事无生。出家后,西访五台,北上京师,南下金陵,历参知识,多有收获。明隆庆五年(1571),他于杭州云栖山修庵念佛。不久,法道大振,衲子归心,海内豪贤,多所皈依。鉴于当时禅门执理废事,讲席歧路亡羊,教网灭裂,佛道不振的状况,他在云栖寺中禅净并举,甘穷约而羞名利,影不离山,力行古道,“大都主之以净土,而冬季坐禅,余兼讲诵”。^[10]在晚明心学末流引起的狂禅波涛中,云栖寺犹如平静港湾中的一叶小舟,吸引了诸多渴求心灵解脱的信众。

云栖天性朴实简淡,平和持重,温文尔雅,“无缘饰,虚怀应物。貌温粹,弱不胜衣。”^[11]他虽有“匿迹云

栖以恬养,知非有意于人世”之志,但其弘法做略与思想宗旨终获社会认同,“久之声光独耀,缙白问道而来者,初则履满,次则林立,久则云屯雾集,皆有请焉。以师所造者隐密,所居者平常,故于应机接物,无门庭,绝城府,无崖异,如鉴照物,妍媸顺应,故无臧否,无指谪,一任其本怀,故来者如蠡饮海,应量而足。”^[12]

从云栖寺的建立(1571)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圆寂),云栖归隐深山,以“整饬行门、平治心地”为务,坐道场四十余年,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这种纤柔隐逸的作风与紫柏风风火火、席不暇暖的豪放风范形成鲜明对照。嵇文甫指出:“紫柏可算是晚明佛学界一个怪杰,比之云栖,另是一格。他不像云栖那样淳谨,高蹈远引,绝迹朝市是非之所;而是栖栖皇皇,阔步长驱,到处大活动的。”^[13]应该说,二人性情的差异注定了其弘法风格的不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禅林诸名宿》云:

竺乾一时尊夙,尽在东南,最著则为莲池、达观两大宗主。然二老行径迥异:莲专以西方直指化诱后学,达则聪明超悟,欲以机锋言下醒人;莲枯守三条,椽下跬步不出,达则折芦飞锡,所在皈依。二老各立教门,虽不相下,亦不相笑。……大抵莲老一派主于静默,惟修净土者遵之。而达老直捷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14]

二

云栖与紫柏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性情与弘法做略上,尤其表现在对禅净关系的理解上。万历三大师中,云栖被后世定为净宗八祖,而紫柏则被认为是“法嗣为详”的禅宗大德。

晚明时期诸宗归净、禅教合一已成时尚,云栖自觉顺应这一潮流,以云栖寺为依托,摄禅归净,以净统教。而他行事俭约,一丝不苟,又与渐成气候的排斥狂禅运动相暗合,被抵制狂禅者引为同道。所以,虽然他本人为人低调,行事拘谨,终获得社会认同。

禅净合一虽为宋明佛教发展的总趋势,但教内外

高僧大德的解读却不尽相同。云栖有鉴于禅僧掠影宗门,执理废事;教下讲师依文解义,说食不饱之弊,而终身致力于净土法门的提倡。他虽以禅修起家,却以融禅于净为归。

净土修行可分为两大类型,即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前者持净土实有论,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后者认境由心造,心外无土,弥陀即己身之佛,净土即心内净土。后说多为天台、唯识、禅宗等僧众所提倡。云栖主张禅净二宗殊途同归,不可执唯心净土而废极乐净土:“有谓唯心净土,无复十万亿刹外更有极乐净土。此唯心之源,原出经语,真实非谬。但引而据之者错会其旨。夫即心即境,终无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无境外之心。既境全是心,何须定执心而斥境?拨境言心,未为达者矣。”^[15]云栖此说,固然为西方净土张目,但即心即土说正是禅僧主张唯心净土的一把利器。所以,他又以感性经验彰显其真实性:“或又曰:临终所见净土,皆是自心,故无净土。不思古今念佛往生者,其临终圣众来迎,与天乐异香幢幡楼阁等,惟彼一人独见,可云自心。而一时大众悉皆见之,有闻天乐隐隐向西而去者,有异香在室多日不散者。夫天乐不向他方,而西向以去,彼人已故,此香犹在,是得谓无净土乎?”^[16]

与云栖的西方净土观不同,紫柏始终以唯心净土为怀。在批判当时佛教“七大错”时,他有专门批判迷信西方净土者的法语:

以为念佛求生净土易而不难,比之参禅看教,唯此着子最稳当。我且问你,净土染心人生耶?净心人生耶?半染半净人生耶?全净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净土,则名实相乖,因果离背;若半染半净生净土者,吾闻古德有言,若人临终之际,有芥子许情识念娑婆世,断不能生净土;若全净心生者,心既全净,何往而非净土?奚用净土为?如是以为念佛一着子,能胜参禅看教,岂非大错?^[17]

西方净土有“带业往生”论,谓修念佛法门者若因缘具足,于命终之时,虽未消除其宿昔及今生所造之恶业或不净业,然仰仗念佛之力,仍能往生净土。紫柏对

这种说法并不认同。他说:“倘平生念佛虽久,及至舍命,娑婆欲习不忘,净土观想不一。如此等人,亦谓念佛可以带业往生净土,以义裁之,往生必难。”^[18]紫柏此说与云栖之论迥异其趣。在《竹窗三笔·龙舒往生》中,针对某些人对南宋王日休与明宋景濂往生净土的疑惑,云栖解释道:“此虽有,然其平日念佛求生至真至切,至诚至笃,自利利他,功德非细,小疵不足掩其大善,尚有带业往生者,何疑于龙舒?或其品位不能与上上流,则未可知矣。”^[19]他显然认可带业往生的。

与紫柏所持观点相似,憨山也对“带业往生”之说持批判态度。他说:

恶辈往生更难。虽云“带业”,亦由多生夙习善根,内熏所发,根虽恶劣,即一念勇猛之心,超于上上。较彼“放下屠刀,便作佛事”,又差胜矣。然此万万无一,世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谬矣。^[20]

憨山法语中也多次强调净土修持为最胜法门,但其“净土”主要指“唯心净土”,并非“西方净土”。他说:

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所以道“心净则土亦净,心秽则土亦秽”。^[21]

正因为紫柏与憨山声气相投,思想一致,所以二人才能建立起终身的友情。正如憨山弟子福征在《憨山大师年谱疏》中所言:“当世庙、神庙间,海内得三大祖师。憨祖与莲师因缘浅,与达师因缘深。半作达师塔铭,实半作己躬塔铭。”^[22]不过,与当时西方净土信仰的大潮相比,紫柏、憨山的唯心净土思想终显落寂与孤单。《居士传》卷五十居士马邦良言:“殿西有二楹,供养云栖、紫柏二大师,而云栖香火为尤盛”。^[23]

三

应该说,无论在性情特质、思想宗旨,还是在弘法做略上,云栖与紫柏均迥异其趣,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些差异或许是妨碍二人交往的重要原因^[24]。通检《紫柏尊者全集》(30卷)与《紫柏尊者别集》(4卷),仅在前者

中有一处提到云栖株宏：

释迦文佛成道已，思惟所亲未度，而度众生，非师范人天之则。遂升忉利为母说法，以优闾王想佛成渴，命三十二匠，往地居天，刻佛三十二相，请归优闾国供养，此像教之始也。万历庚子冬，有始光居士，自闽之杭，访云栖株大师。因见大师所供无量寿佛立像殊胜，精神慈注，瞻礼之闲，使众生染习，于不知不觉之顷，忽生净想。居士默谓曰：吾安得如此像，供之家庵，以酬夙愿。讯之则刻匠已死，大师望居士眉宇之色，欲像之心，有不能割者。谓居士曰：此像亦易得，匠者云亡，贫衲为居士别觅一匠刻之，保任不减先刻者。居士遂五体投地，捐赀付托于师。约明年四月迎像，不幸株大师蹈汤火之灾，像不如约。届期，居士果遣手足来迎，大师谓众：当即以山中原像应其请，像可再雕，言不可食。既而某迎像出山，适当道狷集，买舟不得，偶有一船泊于江浒，迎像者问舟子曰：舟可载人否。曰：否。曰：船不载人，欲载何者？舟子曰：余以待佛。迎像者异之，谓舟子曰：专欲汝舟载佛耳，舟子欣然许诺。异像舟中，礼供甚虔。^[25]

文中“始光”居士名吴用先，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自号浮渡居士，安徽桐城人，东林党重要成员。他与紫柏关系密切，长期随紫柏参禅，执弟子礼。耐人寻味的是，云栖在一篇题为《香光室奉安弥陀圣像记》的文中也言及此事。其所记内容与紫柏《迎无量寿佛立像缘起》可对观，但云栖此文未见紫柏之名。^[26]

万历三十年，两大教主之一的李贽自刎狱中。云栖专门为此写了两则名为《李卓吾》的短评，他认为“卓吾超逸之才，豪雄之气，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气，而不以圣言为量，常道为凭，镇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则必好为惊世矫俗之论以自媿快。……《大学》言：‘好人所恶，恶人所好，灾必逮夫身，卓吾之谓也。’李贽笔锋犀利，好发议论，语言尖刻，时人俱忌之。云栖又说：“卓吾负子路之勇，又不持斋素而事宰杀，不处山林而游朝市，不潜心内典而

著述外书，即正首丘，吾必以为幸而免也。”^[27]第二年年底，紫柏因妖书事件而坐化京师，教内外大哗，评说如潮，而云栖却刻意低调，未见丝毫有关言辞，只在一封名为《答杭严道寓所何公》的信中，有“况今处士以横议被逮，时僧以傲世取尤，以势揆之，亦所当避”的劝诫性说。

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却说：“其后达老示寂狱中，莲拊膺悼叹，亦微咎其昧於明哲，如白香山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寓意甚远，非幸灾也。”^[28]这里所谓的“昧于明哲”即喟叹紫柏不能“明哲保身”。因为李贽自杀殉志后，京师风声鹤唳，紫柏已为权贵所嫉恨，其行迹早已被厂卫跟踪。所以，以云栖之意，紫柏应有自知之明，尽早离开是非之地。沈德符又说：

两年间丧而导师，宗风顿坠，可为怪叹。虽俱出四明相公（指首辅沈一贯——引者注）力，然通人开士，只宜匿迹川岩，了彻性命，京师风声鹤唳，岂隐流所可托足耶？^[29]

沈德符其实并不明了紫柏之志。紫柏豪雄气质，救法救世之心至死不息，这也注定了他要与世沉浮，无法“全身而退”。他在京期间，冯梦祯、汤显祖等友人都劝他尽早南归，都被婉拒。在给冯梦祯的回书中，他说：“承手谕教我甚深。第徐思之，断发如断头，倘再计山林可以避祸，朝市取祸必易，则尚有头可断矣。所以甘受报缘，初不暇生心趋避也。且舍境何以锻心哉！”^[30]而给汤显祖的信中，他更是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誓言：

屡承公不见则已，见则必劝仆，须披发入山始妙。仆虽感公教爱，然谓公知仆，则似未尽也。大抵仆辈，披发入山易，与世沉浮难。公以易者爱我，不以难者爱仆，此公以姑息爱我，不以大德爱我。……且仆一祝发后，断发如断头，岂有断头之人，怕人疑忌耶？^[31]

紫柏刚猛英武，疾恶如仇，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退缩。憨山说：“（紫柏）得无师智，秉金刚心，其荷负法门

之志,如亨陵之血战,纵张空拳,犹挥驻日,虽未犁庭扫穴,而一念孤忠,与嚼雪吞毡者,未可以死生优劣议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32]

晚明四大师之一的藕益智旭对云栖与紫柏等大师敬慕有加,他有《云栖和尚莲大师像赞》(三首),其中一首说:

世竞贵奇特,师专守平常。

人尽尚高峻,师独存谦光。

旋万法而指归净土,悯五浊而广作津梁。

闻慈风兮宽鄙敦薄,积善化兮源远流长。

仰遗规以私淑,愧嗣德之未遑。^[33]

这首像赞既刻画了云栖奉法唯谨、细腻缜密的弘法风范,也点出了他归心净土的思想宗旨。而在《刻书本藏·紫柏大师》的“赞”中,智旭对紫柏在晚明出现的意义作了如此的诠释:

僧风久不振,挺生大圣贤。

爱见一握斩,法道全仔肩。

雄猛超龙象,悲誓证无缘。

深知教外旨,终藉文字传。

创刻方册藏,助显直指禅。

圆中酬宿债,来去胡翩翩。

舍利镇双径,半偈功已圆。

愧我瞠乎后,何时受策鞭。^[34]

智旭认为,紫柏尊者雄猛刚烈、弘法忘身,正是重整宗风、树立正信的基础。他爱恨分明,能伸能屈,当为末法僧众学习的榜样。应该说,紫柏是以一位精严的护法行者名垂青史。

道由人弘,法应逗机。晚明佛教复兴既是时势使然,又得力于云栖、紫柏、憨山等诸大师的引导与规范。三兽渡河,深浅有别,然皆一味法性。无论是云栖的慈眉善目、极乐世界,还是紫柏的怒目金刚,唯心净土,事相有别,道无不同。正因为有这些高僧大德的创新与拓展,中国佛教才能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永不枯竭。

(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师)

【参考文献】

[1]曾弘《憨山大师口筏引》,《憨山大师梦游集》(以下简称《梦游集》)卷五十五。《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三十二套,第五册,第501页。下引同一版本不详注。

[2]虞淳熙:《东游集序》,《虞德园先生集》卷五。憨山《自赞》中也自许“若非佛祖奴郎,定是觉场小贩”,对自己的精明也是承认的,详见《梦游集》卷三十五,第三十二套,第四册,第365页。

[3]另一位是李贽,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

[4]紫柏真可:《祭法通寺遍融老师文》,《紫柏尊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十四,《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三十一套第五册,第444页。下引同一版本不详注。

[5]憨山德清:《达观大师塔铭》(以下简称《塔铭》),《全集》卷首,第四册,第313页。陆符《紫柏大师传略》谓:“师生有异征,雄猛不可羁继。稍长,志益大,饮酒恃气,慕古侠之行。他日自言:吾本杀猪屠狗之夫。”(《紫柏尊者别集》(以下简称《别集》)附录,《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三十二套,第73页。

[6]憨山德清:《达观大师塔铭》,《全集》卷首,第四册,第313-314页。

[7]同上,第314页。

[8]上述引述均源于《塔铭》,《全集》卷首,第四册,第316页。

[9]憨山德清:《云栖莲池宏禅师塔铭》,《梦游集》卷二十七,第三十二套,第三册,第298页。

[10]云栖株宏:《重修云栖禅院记》,《竹窗随笔》第268页。

[11]憨山德清:《云栖莲池宏禅师塔铭》,《梦游集》卷二十七,第三十二套,第三册,第300页。

[12]憨山德清:《云栖全集序》,《梦游集》卷十九,第三十二套,第三册,第245页。

[13]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12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14]沈德符:《禅林诸名宿》,《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第6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15][16]云栖株宏:《净土不可言无》,《竹窗随笔》第1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17]紫柏真可:《示学者》,《全集》卷三,第四册,第346页。

[18]紫柏真可:《法语》,《全集》卷二,第四册,第338页。

[19]云栖株宏:《竹窗三笔·龙舒往生》,第138页。案:疑惑者的问题是:“居士(指王龙舒)临终立化,其往生之祥,昭灼如是。而所辑《大弥陀经》,不免抄前著后,抄后著前,此一失也;又宋景濂谓居士于《金刚经》不用昭明三十二分,无

论矣,亦不依天亲无著所定,而另为品第,此二失也。似于《观经》读诵大乘往生正因未协,而立化者何?”

[20] 憨山德清:《净土指归》序,《梦游集》卷二十,第三册,第246页。

[21] 憨山德清:《示优婆塞结念佛社》,《梦游集》卷二,第二册,第117页。

[22] 福善、福征:《憨山大师年谱疏》,五十八岁条,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十四册,第535-536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

[23] [清]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第273页,成都古籍出版社,2000年。

[24] 冯梦祯(1548-1605,字开之,浙江嘉兴人)在给紫柏上首弟子密藏道开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法门寥寥,此中仅有莲池老师、虞长孺二人,亦时时相亲,但血脉稍异,不能吐露本色。……渠辈意甚雌黄老师(指紫柏),但面觊相逢,自然折服。”(《快雪堂集》卷三十八)这暗示云栖门徒对紫柏弘法做略也有不同意见。

[25] 紫柏真可:《迎无量寿佛立像缘起》,《全集》卷十三,

第五册,第430页。

[26] 详见《山房杂录·香光室奉安弥陀圣像记》,《竹窗随笔》第272-273页。

[27] 云栖株宏:《李卓吾》(一、二),《竹窗随笔》第136页。

[28] 沈德符:《禅林诸名宿》,《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第6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29] 同上,《两大教主》,卷二十七,第691页。

[30] 紫柏真可:《与冯开之札》,《别集》卷三,第三十二套,第一册,第64页。

[31] 紫柏真可:《与汤义仍(显祖)》,《全集》卷二十三,第三十二套,第521页。

[32] 憨山德清:《紫柏老人集序》,《全集》卷首,第四册,第310页。

[33] 藕益智旭:《云栖和尚莲大师像赞》(三首之一),《灵峰宗论》第57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34] 藕益智旭:《刻书本藏·紫柏大师》,《灵峰宗论》第591页。

杭州佛学院佛教艺术院 2011 年度招生

本刊讯 杭州佛学院是经国家宗教局批准的全国唯一一所设有佛教艺术专业的佛学院。佛教艺术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教学内容,以佛教艺术中的佛教绘画为主要专业方向,进行教学和研究,本科生学制4年,研究生学制3年。

课程设置和招生名额:佛教理论:《佛法概论》、《佛教史》、《戒律》、《禅修》、《佛教宗派概要》、《古代汉语》、《时政》等。书画专业:《中国画人物》、《中国画山水》、《中国画花鸟》、《书法》、《篆刻》、《佛教雕塑》、《中国书画史》等。招收20名出家男众。

报名条件:1、爱国爱教,品行端正,能坚持僧装、素食、独身。2、出家一年以上,遵纪守法,严持戒律,会五堂功课。3、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不良嗜好,无残(隐)疾病。4、年龄在18-35岁之间,无婚恋关系。5、具有一定绘画基础的书画爱好者,具有高中或佛学院学历。

报考方式:1、报考学僧需将以下资料函寄本院:(1)报考登记表,(2)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表(含肝功及肺功),(3)所在地寺院介绍信,(4)身份证复印件,

(5)学历证明复印件,(6)近照两寸相片5张,(7)个人近期书画作品一幅,(8)联系电话。经审核符合报考条件后,发给准考证。2、按通知规定时间,持准考证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3、文化课考试科目:《佛学基础》、《语文》。4、专业课考试科目:《中国画小品》、《书法小品》。5、报名起止日期:2010年11月1日至2011年2月11日。6、报名表下载链接:<http://www.杭州佛学院.net>。7、考试时间另行通知。学习期间,发给一定生活补贴,医药费按学院规定报销。学僧毕业后,学修兼优者,可优先推荐进研究生班继续深造。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灵隐景区法云弄60号

联系人:杭州佛学院艺术院办公室 莫玮

电话号码:0571— 81022920 13738005640

传 真:0571— 81022921

邮政编码:310013

电子邮箱:Fyyy80@126.com

网 址:<http://www.杭州佛学院.net>

(杭州佛学院)